

在长江重庆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破译穿越千年的水文密码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来到长江沿岸一个特别的博物馆。它位于长江重庆段水下约40米的深处,这就是“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从外形上看,白鹤梁是一道长约1600米、平均宽约15米的天然石梁。早年常有白鹤群栖息石梁之上,白鹤梁因此得名。作为当地长江河床的一部分,石梁伴随着水位涨落而有规律地露出江面。这道天然石梁由坚硬的砂岩和软质的页岩交互叠压而成,220米长的中段岩面成为题刻的最佳选点,产生洋洋大观的白鹤梁题刻。它记录了自唐代以来1200多年间72个枯水年份的长江水位资料,18尾石鱼雕刻和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3万多字真迹题刻。

乘坐约90米长的隧道式电梯,抵达水下40米深处。我们行走在河床之上的昏暗通道里,在灯照下,倾斜坡面上的题刻显得尤为清晰,引得周围的游客啧啧称奇。隔着厚厚的特质玻璃窗,我们对上了两尾唐代石鱼的眼睛。它们先雌后雄,溯江而上,姿态灵动,宛若在水中游戏追逐。雌鱼口中衔的莲花,已在岁月的冲刷下模糊,雄鱼上精致的鳞片 and 鱼鳍依然清晰。

我被这古老而浪漫的农耕智慧击中。“石鱼出水兆丰年”,石鱼的眼睛,成为古人观测长江水位变化的标尺。我仿佛看见千年前,石鱼出水,人们奔走相告长江的枯水周期已过,丰年将至。

1963年,考古专家来到白鹤梁考察时,惊奇地发现两条石鱼眼睛的高程与涪陵当地水文站的零点水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一水文记录比英国人于1865年在武汉江汉馆设计的水尺标高点要早



游客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彭翥 摄

1100多年。这意味着,在缺乏科学监测工具的古代,长江畔的人们通过年复一年的观测和总结,已经听清了江水的呼吸。

白鹤梁不仅是一座千年水文站,也是极具艺术价值的“水下碑林”。历代官员、文人墨客,都热衷于来白鹤梁“打卡”:“熙宁七年,水齐至此”,“元丰九年……江水至此鱼下五尺”,官员在石梁上严谨地记录当年长江的水位,或是思考为官哲学。文人墨客相约游玩,在这里吟诗作画,留下了不少“到此一游”式的题刻,篆、隶、行、草皆备,可谓精彩纷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代文学家、书

法家黄庭坚。被贬期间,黄庭坚曾在涪陵暂留,他自称“涪翁”,并在游览白鹤梁时留下“元符庚辰涪翁来”的题刻,其中“来”字呈上下错开的特殊结构。有专家推测,“来”字被拆分为两个部分,上面一个“去”、下面一个“丩”,或许表达了黄庭坚当时不舍离开涪陵的心境,也给白鹤梁增加了一段佳话。

如今,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我们仍能看到黄庭坚顿挫有力的笔迹。这得益于人们对于白鹤梁的倾力保护。三峡大坝蓄水后,白鹤梁永久沉入江底。而它位于长江、乌江交汇处,过往船舶众多,通航环境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

保护白鹤梁?

为了保存宝贵的历史记忆,专家组先后提出7个方案,论证了10年时间,文物部门最后采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葛修润教授的“无压容器”方案,在原址修建水下博物馆。这也成了三峡库区文物保护中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投资最多的项目。

从2003年到2009年,历时7年,水下博物馆终于建成。现在看到的白鹤梁题刻,被罩在一个椭圆形的钢筋混凝土“罩体”里,与长江水隔离,这能防止江水对白鹤梁梁体的长期冲刷损坏。为了保持水压平衡,“罩体”内充满过滤后

的长江水。

不仅如此,在白鹤梁题刻保护体内,还装备了国内文博界唯一深水照明系统,一方面提升了题刻展示效果;另一方面,能够阻滞藻类生长,有利于保护石质题刻状态稳定和改善保护体内的水质,这也是世界同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最早探索。在原址原貌原环境保护的同时,人们得以近距离观赏这一水下瑰宝。

古代智慧与现代智慧,在这里形成了跨时空的“交流”。白鹤梁的水文题刻,为葛洲坝水电站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提供了确切可靠的科学依据。

而成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翻开中国水文密码的史书。

在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区前,展板上圆头圆脑的涪鱼宝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正是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IP形象。许多小朋友在展板前驻足,好奇地看着上面活泼可爱的Q版小鱼和它的自我介绍:“石梁上的双鲤石鱼是我的爸爸妈妈,1200多年来,它们默默守护着长江,守护着涪陵城。”

当下,白鹤梁题刻正和埃及的罗达岛尼罗尺进行一场跨越万里的“握手”。中国和埃及都是文明古国,境内都存在着孕育人类历史文明的大江大河。而白鹤梁题刻和尼罗尺同为大河流域的水文遗存,共同记录着先民测水用水的智慧,也为几千年来地球气候变化留下了详实的科学资料。

“现在,我们正在跟埃及的罗达岛尼罗尺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中国长江文明真正和世界大河文明相融合。”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馆长蒋锐动情地说。

10月12日,2024白鹤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涪陵举行。“中国白鹤梁题刻和埃及尼罗尺的连续水文记录具有极其宝贵的科学价值,为研究亚洲和非洲大陆乃至北半球的古代气候和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赵云在研讨会上表示,白鹤梁与尼罗尺作为系列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利于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水文观测类遗产的空白。

(本报记者 潘璐)

探访青海明代皇家寺院瞿昙寺—— 高原小故宫藏着顶级壁画

缓缓推开斑驳古朴的厚重木门,细微的尘土轻轻洒落,一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刹徐徐展开……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来到青海海东市的瞿昙寺。众多藏传佛教寺院中,瞿昙寺的存在尤为独特。

这是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宏大的明朝寺院建筑。它位于青藏高原东部,与遥远的故宫有着相似的建筑风格,有“高原小故宫”之称;寺内的壁画艺术价值极高,可与敦煌相提并论。1982年,瞿昙寺成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藏风格结合的高原小故宫

瞿昙寺,这座汉式宫廷建筑风格的藏传佛教寺院位于海东市乐都区。这里地处长江上游,是周边地区的交通枢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也是中原文化与西部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带。寺院外观古朴大气。这里是高僧三罗喇嘛当年历经跋涉选择的宝地,背倚罗汉山,面临瞿昙河,对面的凤凰山犹如一座弥勒大佛端坐。

瞿昙寺曾是明代西宁地区政教合一行政权力机构。明洪武年间,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赐建。

走进瞿昙寺,砖红的墙,精美的木雕窗棂,屋顶的吻兽、蹲兽、鸱尾、兽头等,都与北京故宫颇为相似。寺院共前中后三进院落,中轴上依次是山门、金剛殿、瞿昙殿、宝光殿、隆国殿,配以其附属建筑,有典型的明代官式建筑风格,气势恢宏。原来,当年修筑寺院的工匠,大多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高原。从创建到扩建,都仿造明代皇宫,前后历时30余年。

瞿昙寺的许多建筑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例如小钟楼、小鼓楼及四座小配殿的前檐木结构是典型的青海地方做法,四座香塔则是藏式传统形制。明朝13代皇帝中,有7位皇帝为瞿昙寺下过敕谕、御赐珍品。从前院走到中院,能看到明代永乐皇帝、洪熙皇帝、宣德皇帝的碑刻;瞿昙殿前,悬挂着朱元璋赐的“瞿昙寺”匾额,三个端正霸气的字全部以黄金金片一片片堆贴而成,这是全国至今留存的两处朱元璋手迹之一。

前有敦煌后有瞿昙的顶级壁画

讲解员黄秀清是本地人,小时候常



图为瞿昙寺航拍。

青海日报记者 陈俊 摄

跟着奶奶一起来到瞿昙寺。多年以后,毕业于导游专业的她回到家乡,重访瞿昙寺,深深为之吸引。从2013年起在寺内担任讲解工作至今,她一直坚持学习相关知识,越发深入地了解瞿昙寺之美。

“寺内的壁画、砖石雕刻、木作艺术堪称艺术三绝,三绝中尤以几座大殿内的泥粉贴金壁画为最,规模之宏大在国内同类壁画中较为罕见。”黄秀清介绍起瞿昙寺,语气里充满了自豪,“看过瞿昙寺的壁画,再看其他地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瞿昙寺的壁画包括殿堂壁画、回廊壁画、木版画三部分,分布在寺内多个殿堂及长廊内,总计绘画面积约1700平方米。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创作年代以唐宋为主;而瞿昙寺壁画正好弥补了明清时代的空缺,其中明代壁画大多由宫廷画师所绘,为中国美术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前来观摩研究,有学者赞誉“前有敦煌,后有瞿昙”。

为了保护壁画,殿内没有点灯。在隆国殿微暗的自然光下,巨幅壁画上精细镶嵌的大片黄金熠熠闪光,精美美丽的画面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层次立体。明朝宣德年间国力强盛,用料富裕,人物的首饰、袈裟的纹理,全由大片黄金组成。13幅壁画每幅高6.2米、宽5.5米,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泥粉贴金壁画,令人叹为观止。

隆国殿两侧,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抄手斜廊”建筑。斜廊一侧绘有释迦牟尼从降生到涅槃的传说,几百年前的壁画和我们仅有咫尺之隔,细节尽收眼底。明代壁画精细入微,黄秀清提醒我们仔细观察画上人物不同的神态与服饰——菩萨婀娜翩翩,力士威猛严肃,书生文静儒雅,细致到眉毛、瞳孔都清晰可见,即使是手掌大的人物,其衣服上的褶皱都鲜活细腻。

据介绍,瞿昙寺壁画的绘制技法独特,当年画师先在土坯墙上由土、砂、石灰、草麻等原料和的泥浆制作地仗层,上涂白底然后绘画,至今没有发现墙面脱落现象。站在古老的壁画面前,仿佛能够看到当年画师专注工作的身影,听见数百年前踏在台阶上的脚步声。

精心保护历史文物

瞿昙寺建筑与文物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三层的木雕窗花从明代保留至今,大殿的梁柱上分布着沧桑的木纹,凭栏倚望,似乎能感受到历史的呼吸。寺内重要文物“象背云鼓”,雕工精湛绝伦,甚至能看清牡丹花瓣的纹理、象耳里的血管。

这一方面得益于青海气候干燥,有利于建筑和壁画等文物保存;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全面而持续的保护措施。木结构建筑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要,

瞿昙寺内建立了微型消防站、消防蓄水池,配备消防预警系统,安装监控摄像头,对寺院内原有的消防栓进行了全面改造,并实施了防雷工程。“消防部门会来定期检查。因为消防设备和技术先进,还有其他地方专门来学习经验。”黄秀清说。

近年来,瞿昙寺对寺内文物和壁画进行了整体的保护修缮工程。专业人员在三年半的时间里,对全寺壁画进行了墙体裂缝填补、颜色加固以及清洁等保护性修复工作,在保证壁画原貌的同时,延长了文物的寿命。

从2017年至2020年,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对瞿昙寺内明清壁画进行高清数据采集并建立文物保护单位数据库。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介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为瞿昙寺建立了完整、准确的壁画档案,“数据不仅包含高清图,还附加有众多测绘数据、壁画现状等深层数据,对于未来瞿昙寺的文物监测保护管理和研究宣传建立基础数据库。”

从去年12月开始,瞿昙寺临时关闭进行修缮。预计在明年5月对游客重新开放。

岁月流转,朝代更替,历史与瞿昙河一样奔流不息,而瞿昙寺静静地矗立于此,向人们无言地讲述光阴的故事。(本报记者 施涵予 青海日报记者 陈俊)

江西九江姑塘关—— 扼守万里茶道第一关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来到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姑塘镇的姑塘海关旧址,历史上的“万里茶道第一关”。当地文化专家汪建策带我们到堤坝上往滩涂走下去。秋阳下,鄱阳湖泛着微光,远山的倒影与络绎的货船虚实相映。此时正值枯水期,水落滩出,坡岸上可以见到大块堆叠的椭圆石头。汪建策说,这是形成于第四纪的冰川石。

汪建策退休前担任九江博物馆馆长,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经历43年的文物保护工作,熟悉九江的每一处文化遗迹。

十七世纪兴起的以茶叶为大宗货物的国际贸易线路,南起武夷山,经中国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至蒙古国乌兰巴托,最终到达俄罗斯。这条长达1.3万公里的线路,成为跨越亚欧的“世纪动脉”。

姑塘关,就是“万里茶道”上扼守水路的第一道税收关卡,为闽茶、赣茶和徽茶集散、缴税的必经关口。

姑塘地处鄱阳湖西北岸,江西境内五条河流(饶河、抚河、修河、赣江、信江)在此汇聚后,将与长江接轨。

同样是(长)江(鄱阳)湖交汇之地,相比北面15公里湖口江段峭石巉岩遍布、湍回浪急,姑塘水道的水文条件得天独厚:水涨时,有女儿港,张家套可泊船;水落时,平湖一线,无风涛礁石之险。

而作为关口,姑塘背倚一座炮台山,提供了直接俯瞰鄱阳湖水面的视角。自设榷关之后,往来于江西内河与长江下游之间、不由九江经过的商船皆在此纳税。

汪建策时不时弯腰,在滩涂上搜寻。他捡了许多碎瓷片给我们看,多是青花瓷。仅从碎片就能判断,原件器型有瓶、碗、盆、杯盏等。

唐以后,九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

商贸中心,瓷器贸易尤为繁荣。宋以后,随着景德镇瓷业业的兴起,九江成为连接内地与海外的重要通道之一。明清两代,九江继续保持其在交通和商贸上的重要地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鼎盛时期,姑塘关前的湖面上时常“千樯万柁”,一片忙碌繁华景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

姑塘古镇彼时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被誉为“小扬州”,商号近千家,人口逾3.6万人,“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灯明”。

汪建策还发现这条通道上出现的一种文化奇观——从魏晋到民国时期,留下了历代3000多位诗人的1.6万多首诗词,因为地处交通枢纽,无论是升官、贬谪,还是赶考或者漫游,天南地北的人来来往往都须经过这里。

“隋唐以前,中国与外界的交流,主要依靠东西向的丝绸之路。隋唐大运河改变了固有格局,形成了‘南北对话’,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首先成为物资的主要供应地。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又使商业中心同时成为信息中心、文化中心。”

可惜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球贸易、交通背景的改变,长达两个世纪的“万里茶道”淡出历史舞台,姑塘海关也于1931年撤关。

2019年3月22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万里茶道申遗迈出了实质性的重要一步。“万里茶道第一关”作为申遗的重要遗址,列入其中。同年10月,遗址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被正式定名为“九江姑塘海关旧址”。

“万里茶道第一关”的修复及九江茶市的建成,包括庐山茶区、修水茶园、武宁茶山的茶产业等关联区域的延伸,将今天的“万里茶道第一关”的故事讲述得更为精彩。(本报记者 章味佳)



姑塘关遗址全景。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